大唐西域記/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大唐西域記

◀上一卷

卷第六 四國

下一卷▶

室羅伐悉底國

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。都城荒頹，疆埸無紀。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，雖多荒圮，尚有居人。穀稼豐，氣序和。風俗淳質，篤學好福。伽藍數百，圮壞良多，僧徒寡少，學正量部。天祠百所，外道甚多。

一、勝軍王

此則如來在世之時，缽邏犀那恃多王〈(唐言勝軍。舊曰波斯匿，訛略也。)〉所治國都也。故宮城內有故基，勝軍王殿餘址地。

次東不遠，有一故基，上建小窣堵波，昔勝軍王為如來所建大法堂也。法堂側不遠，故基上有窣堵波，是佛姨母缽邏閣缽底〈(唐言生主。舊云波闍波提，訛也。)〉苾芻尼精舍，勝軍王之所建立。次東窣堵波，是蘇達多〈(唐言善施。舊曰須達，訛也。)〉故宅也。

二、指鬘舍邪處

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，是鴦窶利摩羅〈(唐言指鬘。舊曰央掘摩羅，訛也。)〉舍邪之處。鴦窶利摩羅者，室羅伐悉底之兇人也。作害生靈，為暴城國，殺人取指，冠首為鬘。將欲害母，以充指數。世尊悲湣，方行導化。遙見世尊，竊自喜曰：「我今生天必矣。先師有教，遺言在茲，害佛殺母，當生梵天。」謂其母曰：「老今且止，先當害彼大沙門。」尋即仗劍往逆世尊。如來於是徐行而退，兇人指鬘疾驅不逮。世尊謂曰：「何守鄙志，舍善本，激惡源？」時指鬘聞誨，悟所行非，因即歸命，求入法中，精勤不怠，證羅漢果。

三、逝多林給孤獨園

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，〈(唐言勝林。舊曰祇陁，訛也。)〉是給孤獨園。勝軍王大臣善施為佛建精舍。昔為伽藍，今已荒廢。東門左右各建石柱，高七十餘尺，左柱鏤輪相於其端，右柱刻牛形於其上，並無憂王之所建也。室宇傾圮，唯餘故基，獨一磚室巋然獨在，中有佛像。昔者如來升三十三天，為母說法之後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檀佛像，乃造此像。

善施長者仁而聰敏，積而能散，拯乏濟貧，哀孤恤老，時美其德，號給孤獨焉。聞佛功德，深生尊敬，願建精舍，請佛降臨。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，唯太子逝多園地爽塏。尋詣太子，具以情告。太子戲言：「金遍乃賣。」善施聞之，心豁如也，即出藏金，隨言布地。有少未滿，太子請留，曰：「佛誠良田，宜植善種。」即於空地，建立精舍。世尊即之，告阿難曰：「園地善施所買，林樹逝多所施，二人同心，式崇功業。自今已去，應謂此地為逝多林給孤獨園。」

四、如來洗病比丘處

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，是如來洗病苾芻處。昔如來在世也，有病苾芻含苦獨處。世尊見而問曰：「汝何所苦？汝何獨居？」曰：「我性疏懶，不耐看病，故今嬰疾，無人瞻視。」如來是時湣而告曰：「善男子，我今看汝。」以手拊摩，病苦皆愈。扶出戶外，更易敷蓐，親為盥洗，改著新衣。佛語苾芻：「當自勤勵。」聞誨感恩，心悅身豫。

五、舍利弗與目連試神通處及諸佛遺跡

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，是沒特伽羅子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。昔佛在無熱惱池，人天咸集，唯舍利子不時從會。佛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。沒特伽羅承命而往，舍利子方補護法衣。沒特伽羅曰：「世尊今在無熱惱池，命我召爾。」舍利子曰：「且止，須我補竟，與子偕行。」沒特伽羅曰：「若不速行，欲運神力，舉爾石室至大會所。」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，曰：「若舉此帶，我身或動。」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，舉帶不動，地為之震。因以神足還詣佛所，見舍利子已在會坐。沒特伽羅俯而嘆曰：「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。」

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，如來在世，汲充佛用。其側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中有如來舍利。經行之跡，說法之處，並樹旌表，建窣堵波。冥祇警衛，靈瑞間起，或鼓天樂，或聞神香，景福之祥，難以備述。

六、伽藍附近三坑傳說

伽藍後不遠，是外道梵志殺淫女以謗佛處。如來十力無畏，一切種智，人天宗仰，聖賢遵奉。時諸外道共相議曰：「宜行詭詐，眾中謗辱。」乃誘雇淫女，詐為聽法，眾所知已，密而殺之，埋屍樹側，稱怨告王。王命求訪，於逝多園得其屍焉。是時外道高聲唱言：「喬答摩大沙門常稱戒忍，今私此女，殺而滅口。既淫既殺，何戒何忍？」諸天空中隨聲唱道：「外道兇人為此謗耳。」

伽藍東百餘步，有大深坑，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，生身陷入地獄處。提婆達多，〈(唐言天授。)〉斛飯王之子也。精勤十二年，已誦持八萬法藏。後為利故，求學神通，親近惡友，共相議曰：「我相三十，減佛未幾；大眾圍繞，何異如來？」思惟是已，即事破僧。舍利子、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，承佛威神，說法誨喻，僧復和合。提婆達多惡心不舍，以惡毒藥置指爪中，欲因作禮，以傷害佛。方行此謀，自遠而來，至於此也，地遂坼焉，生陷地獄。

其南復有大坑，瞿伽梨苾芻毀謗如來，生身陷入地獄。

瞿伽梨陷坑南八百餘步，有大深坑，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，生身陷入地獄之處。佛為人天說諸法要，有外道弟子，遙見世尊，大眾恭敬，便自念曰：「要於今日辱喬答摩，敗其善譽，當令我師獨擅芳聲。」乃懷系木盂，至給孤獨園，於大眾中揚聲唱曰：「此說法人與我私通，腹中之子乃釋種也。」邪見者莫不信然，貞固者知為訕謗。時天帝釋

欲除疑故，化為白鼠，嚙斷盂系，系斷之聲震動大眾，凡諸見聞增深喜悅。眾中一人起持木盂，示彼女曰：「是汝兒耶？」是時也，地自開坼，全身墜陷，入無間獄，具受其殃。凡此三坑，洞無涯底，秋夏霖雨，溝池泛溢，而此深坑，嘗無水止。

七、影覆精舍

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，高六十餘尺，中有佛像，東面而坐。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議。次東有天祠，量等精舍。日旦流光，天祠之影不蔽精舍；日將落照，精舍之影遂覆天祠。

影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，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議處。初，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，欲為如來建立精舍，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揆，外道六師求角神力，舍利子隨事攝化，應物降伏。

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，如來於此摧諸外道，又受毗舍佉母請。

八、毗盧擇迦王傳說

受請窣堵波南，是毗盧擇迦王〈(舊曰毗流離王，訛也。)〉興甲兵誅釋種，至此見佛歸兵之處。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，追怨前辱，興甲兵，動大眾，部署已畢，申命方行。時有苾芻聞以白佛，世尊於是坐枯樹下。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，下乘禮敬，退而言曰：「茂樹扶疏，何故不坐？枯株朽蘖，而乃遊止？」世尊告曰：「宗族者，枝葉也。枝葉將危，庇蔭何在？」王曰：「世尊為宗親耳，可以回駕。」於是睹聖感懷，還軍返國。

還軍之側，有窣堵波，是釋女被戮處。毗盧擇迦王誅釋克勝，簡五百女充實宮闈。釋女憤恚，怨言不遜，詈其王「家人之子也」。王聞發怒，命令誅戮。執法者奉王教，刖其手足，投諸坑阱。時諸釋女含苦稱佛，世尊聖鑒，照其苦毒，告命苾芻，攝衣而往，為諸釋女說微妙法，所謂羈纏五欲，流轉三途，恩愛別離，生死長遠。時諸釋女聞佛指誨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同時命終，俱生天上。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，收骸火葬。後人記焉。

誅釋窣堵波側不遠，有大涸池，是毗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。世尊觀釋女已，還給孤獨園，告諸苾芻：「今毗盧擇迦王卻後七日，為火所燒。」王聞佛記，甚懷惶懼。至第七

日，安樂無危。王用歡慶，命諸宮女往至池側，娛遊樂飲。猶懼火起，鼓棹清流，隨波泛濫。熾焰飆發，焚輕舟，墜王身，入無間獄，備受諸苦。

九、得眼林

伽藍西北三四里，至得眼林。有如來經行之跡，諸聖習定之所，並樹封記，建窣堵波。昔此國群盜五百，橫行邑里，跋扈城國。勝軍王捕獲已，抉去其眼，棄於深林。群盜苦逼，求哀稱佛。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，聞悲聲，起慈心，清風和暢，吹雪山藥，滿其眼已，尋得復明。而見世尊在其前住，發菩提心，歡喜頂禮，投杖而去，因植根焉。

十、故城

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，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，迦葉波佛本生城也。城南有窣堵波，成正覺已初見父處。城北有窣堵波，有迦葉波佛全身舍利。並無憂王所建也。

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〈(舊曰迦毗羅衛國，訛也。中印度境。)〉

劫比羅伐窣堵國

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。空城十數，荒蕪已甚。王城頹圮，周量不詳。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，壘磚而成，基址峻固。空荒久遠，人里稀曠，無大君長，城各立主。土地良沃，稼穡時播。氣序無愆，風俗和暢。伽藍故基千有餘所，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，僧徒三十餘人，習學小乘正量部教。天祠兩所，異道雜居。

一、釋迦為太子時傳說

宮城內有故基，淨飯王正殿也。上建精舍，中作王像。其側不遠有故基，摩訶摩耶〈(唐言大術)〉。夫人寢殿也。上建精舍，中作夫人之像。其側精舍，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，中有菩薩降神之像。上座部菩薩以嗢呾羅頞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，當此五月十五日；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神母胎，當此五月八日。

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，阿私多仙相太子處。菩薩誕靈之日，嘉祥輻湊。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：「此子生也，善惡何若？宜悉乃心，明言以對。」曰：「依先聖之記，

考吉祥之應，在家作轉輪聖王，舍家當成等正覺。」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，叩門請見。王甚慶悅，躬迎禮敬，請就寶座，曰：「不意大仙今日降顧。」仙曰：「我在天宮安居宴坐，忽見諸天群從蹈舞，我時問言：『何悅豫之甚也？』曰：『大仙當知，贍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，當證三菩提，圓明一切智。』我聞是語，故來瞻仰。所悲朽耄，不遭聖化。」

城南門有窣堵波，是太子與諸釋角力擲象之處。太子伎藝多能，獨拔倫匹。淨飯大王懷慶將返，仆夫馭象，方欲出城，提婆達多素負強力，自外而入，問馭者曰：「嚴駕此象，其誰欲乘？」曰：「太子將還，故往奉馭。」提婆達多發憤引象，批其顙，蹴其臆，僵仆塞路，杜絕行途，無能轉移，人眾填塞。難陁後至，而問之曰：「誰死此象？」曰：「提婆達多。」即曳之僻路。太子至，又問曰：「誰為不善，害此象耶？」曰：「提婆達多害以杜門，難陁引之開徑。」太子乃舉象高擲，越度城塹，其象墮地，為大深坑，土俗相傳為象墮坑也。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。其側又有精舍，太子妃寢宮也，中作耶輸陁羅，並有羅怙羅像。宮側精舍作受業之像，太子學堂故基也。

二、太子逾城處

城東南隅有一精舍，中作太子乘白馬淩虛之像，是逾城處也。

城四門外各有精舍，中作老、病、死人、沙門之像，是太子遊觀，睹相增懷，深厭塵俗，於此感悟，命仆回駕。

三、二古佛本生處

城南行五十餘里，至故城，有窣堵波，是賢劫中人壽六萬歲時迦羅伽村馱佛本生城也。城南不遠有窣堵波，成正覺已見父之處。城東南窣堵波，有彼如來遺身舍利。前建石柱，高三十餘尺，上刻師子之像，傍記寂滅之事，無憂王建焉。

迦羅迦村馱佛城東北行三十餘里，至故大城，中有窣堵波，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，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。東北不遠有窣堵波，成正覺已度父之處。次北窣堵波，有彼如來遺身舍利。前建石柱，高二十餘尺，上刻師子之像，傍記寂滅之事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

四、太子坐樹陰處

城東北四十餘里，有窣堵波，是太子坐樹陰，觀耕田，於此習定，而得離欲。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，入寂定，日光回照，樹影不移，心知靈聖，更深珍敬。

五、釋種誅死處

大城西北，有數百千窣堵波，釋種誅死處也。毗戶擇迦王既克諸釋，虜其族類，得九千九百九十萬人，並從殺戮，積屍如莽，流血成池。天警人心，收骸瘞葬。

誅釋西南，有四小窣堵波，四釋種拒軍處。初，勝軍王嗣位也，求婚釋種。釋種鄙其非類，謬以家人之女，重禮娉焉。勝軍王立為正後，其產子男，是為毗盧擇迦王。毗盧擇迦王欲就舅氏請益受業，至此城南，見新講堂，即中憩駕。諸釋聞之，逐而詈曰：「卑賤婢子，敢居此室！此室諸釋建也，擬佛居焉。」毗盧擇迦嗣位之後，追復前辱，便興甲兵，至此屯軍。釋種四人躬耕畎畝，便即抗拒。兵寇退散，已而入城。族人以為承輪王之祚胤，為法王之宗子，敢行兇暴，安忍殺害，汙辱宗門，絕親遠放。四人被逐，北趣雪山，一為烏仗那國王，一為梵衍那國王，一為呬摩呾羅國王，一為商彌國王，奕世傳業，苗裔不絕。

六、釋迦證法歸見父王處

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，無憂王建也。釋迦如來成正覺已，還國見父王為說法處。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，遊行化導，情懷渴仰，思得禮敬。乃命使請如來曰：「昔期成佛，當還本生。斯言在耳，時來降趾。」使至佛所，具宣王意。如來告曰：「卻後七日，當還本生。」使臣還以白王，淨飯王乃告命臣庶掃灑衢路，儲積香花，與諸群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。是時如來與大眾俱，八金剛周衛，四天王前導，帝釋與欲界天侍左，梵王與色界天侍右，諸苾芻僧列在其後。維佛在眾，如月映星，威神動三界，光明逾七曜，步虛空，至本生國。王與從臣禮敬已畢，俱共還國，止尼拘盧陁僧伽藍。其側不遠有窣堵波，是如來於大樹下，東面而坐，受姨母金縷袈裟。次此窣堵波，是如來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處。

七、自在天祠及箭泉

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，昔一切義成太子於此習諸技藝。門外有自在天祠，祠中石天像，

危然起勢，是太子在繈褓中所入祠也。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也，途次天祠。王曰：「此天祠多靈鑒，諸釋童稚求祐必效，宜將太子至彼修敬。」是時傅母抱而入祠，其石天像起迎太子，太子已出，天像復坐。

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，是太子與諸釋角藝，射鐵鼓。從此東南三十餘里，有小窣堵波，其側有泉，泉流澄鏡，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能，弦矢既分，穿鼓過表，至地沒羽，因湧清流。時俗相傳，謂之箭泉。夫有疾病，飲沐多愈。遠方之人持泥以歸，隨其所苦，漬以塗額，靈神冥衛，多蒙痊愈。

八、臘伐尼林及釋迦誕生傳說

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，至臘伐尼林，有釋種浴池。澄清皎鏡，雜花彌漫。其北二十四五步，有無憂花樹，今已枯悴，菩薩誕靈之處。菩薩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，當此三月八日；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，當此三月十五日。次東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二龍浴太子處也。菩薩生已，不扶而行於四方各七步，而自言曰：「天上天下，唯吾獨尊。今茲而往，生分已盡。」隨足所蹈，出大蓮花。二龍踴出，住虛空中，而各吐水，一冷一暖，以浴太子。浴太子窣堵波東，有二清泉，傍建二窣堵波，是二龍從地踴出之處。菩薩生已，支屬宗親莫不奔馳，求水盥浴。夫人之前，二泉湧出，一冷一暖，遂以浴洗。其南窣堵波，是天帝釋捧接菩薩處。菩薩初出胎也，天帝釋以妙天衣，跪接菩薩。次有四窣堵波，是四天王抱持菩薩處也。菩薩從右脅生已，四大天王以金色氎衣捧菩薩，置金機上。至母前曰：「夫人誕斯福子，誠可歡慶。諸天尚喜，況世人乎？」

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，有大石柱，上作馬像，天憂王之所建也。後為惡龍霹靂，其柱中折仆地。傍有小河，東南流，土俗號曰油河。是摩耶夫人產孕已，天化此池，光潤澄淨，欲令夫人取以沐浴，除去風虛。今變為水，其流尚膩。

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，至藍摩國。〈(中印度境。)〉

藍摩國

藍摩國空荒歲久，疆埸無紀，城邑丘墟，居人稀曠。

一、佛舍利窣堵波

故城東南有磚窣堵波，高減百尺。昔者如來入寂滅已，此國先王分得舍利，持歸本國，式遵崇建，靈異間起，神光時燭。

窣堵波側有一清池，龍每出遊，變形蛇服，右旋宛轉，繞窣堵波。野象群行，采花以散，冥力警察，初無間替。昔無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，七國所建，咸已開發，至於此國，方欲興工，而此池龍恐見陵奪，乃變作婆羅門，前叩象曰：「大王情流佛法，廣樹福田，敢請紆駕，降臨我宅。」王曰：「爾家安在，為近遠乎？」婆羅門曰：「我，此池之龍王也。承大王欲建勝福，敢來請謁。」王受其請，遂入龍宮。坐久之，龍進曰：「我惟惡業，受此龍身，供養舍利，冀消罪咎，願王躬往，觀而禮敬。」無憂王見已，懼然謂曰：「凡諸供養之具，非人間所有也。」龍曰：「若然者，願無廢毀。」無憂王自度力非其儔，遂不開發。出池之所，今有封記。

二、沙彌伽藍

窣堵波側不遠，有一伽藍，僧眾鮮矣，清肅皎然，而以沙彌總任眾務。遠方僧至，禮遇彌隆，必留三日，供養四事。聞諸先志曰：昔有苾芻，同志相召，自遠而至，禮窣堵波。見諸群象相趨往來，或以牙芟草，或以鼻灑水，各持異花，共為供養。時眾見已，悲嘆感懷。有一苾芻，便舍具戒，願留供養，與眾辭曰：「我惟多福，濫跡僧中，歲月亟淹，行業無紀。此窣堵波有佛舍利，聖德冥通，群象踐灑。遺身此地，甘與同群，得畢餘齡，誠為幸矣。」眾告之曰：「斯盛事也。吾等垢重，智不謀此。隨時自愛，無虧勝業。」亦既離群，重申誠願，歡然獨居，有終焉之志。於是葺茅為宇，引流成池，采掇時花，灑掃塋域。綿歷歲序，心事無怠。鄰國諸王聞而雅尚，競舍財寶，共建伽藍，因而勸請，屈知僧務。自爾相踵，不泯元功，而以沙彌總知僧事。

三、太子解衣剃髮處

沙彌伽藍東，大林中行百餘里，至大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。是太子逾城至此，解寶衣，去纓絡，命仆還處。太子夜半逾城，遲明至此，既允宿心，乃形言曰：「是我出籠樊，去羈鎖，最後釋駕之處也。」於天冠中解末尼寶，命仆夫曰：「汝持此寶，還白父王，今茲遠遁，非苟違離，欲斷無常，絕諸有漏。」闡鐸迦〈(舊曰車匿，訛也。)〉曰：「詎有何心，空駕而返？」太子善言慰諭，感悟而還。

回駕窣堵波東，有贍部樹，株葉雖雕，枯株尚在。其傍復有小窣堵波，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。太子既斷髮易裳，雖去瓔珞，尚有天衣。曰：「斯服太侈，如何改易？」時淨居天化作獵人，服鹿皮衣，持弓負羽。太子舉其衣而謂曰：「欲相貿易，願見允從。」獵人曰：「善。」太子解其上服，授於獵人。獵人得已，還復天身，持所得衣，淩虛而去。

太子易衣側不遠，有窣堵波，無憂王之所建也，是太子剃髮處。太子從闡鐸迦取刀，自斷其髮，天帝釋接上天宮，以為供養。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，執持銛刀，徐步而至。太子謂曰：「能剃髮乎？幸為我淨之。」化人受命，遂為剃髮。

逾城出家時亦不定，或云菩薩年十九，或曰二十九，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逾城出家，當此三月八日，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，當此三月十五日。

四、灰炭窣堵波

陁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，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，至尼拘戶陁林，有窣堵波，高三十餘尺。昔如來寂滅，舍利已分，諸婆羅門無所得獲，於涅疊般那〈(唐言焚燒。舊云阇維，訛也。)〉地收餘灰炭，持至本國，建此靈基，而修供養。自茲已降，奇跡相仍，疾病之人，祈請多愈。灰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，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跡之所。故伽藍左右，數百窣堵波。其一大者，無憂王所建也，崇基雖陷，高餘百尺。

自此東北大林中行，其路艱險，經途危阻，山牛、野象、群盜、獵師，伺求行旅，為害不絕。出此林已，至拘屍那揭羅國。〈(中印度境。)〉

拘屍那揭羅國

拘屍那揭羅國城郭頹毀，邑里蕭條。故城磚基，周十餘里。居人稀曠，閭巷荒蕪。

一、準陁故宅

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準陁〈(舊曰純陁，訛也。)〉之故宅也。宅中有井，將營獻供，方乃鑿焉。歲月雖淹，水猶清美。

二、娑羅林及釋迦涅槃處

城西北三四里，渡阿恃多伐底河，〈(唐言無勝，此世共稱耳。舊云阿利羅跋提河，訛也。典謂言之屍賴拿伐底河，譯曰有金河。)〉西岸不遠，至娑羅林。其樹類槲，而皮青白，葉甚光潤。四樹特高，如來寂滅之所也。其大磚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，北首而臥。傍有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，基雖傾陷，尚高二百餘尺。前建石柱，以記如來寂滅之事，雖有文記，不書日月。聞諸先記曰：「佛以生年八十，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，當此三月十五日也。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賴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，當此九月八日也。自佛涅槃，諸部異議，或云千二百餘年，或云千三百餘年，或云千五百餘年，或云已過九百，未滿千年。

1．雉王本生故事

精舍側不遠，有窣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，為群雉王救火之處。昔於此地有大茂林，毛群羽族巢居穴處。驚風四起，猛焰飆急。時有一雉，有懷傷湣，鼓翼清流，飛空奮灑。時天帝釋俯而告曰：「汝何守愚，虛勞羽翮？大火方起，焚燎林野，豈汝微軀所能撲滅？」雉曰：「說者為誰？」曰：「我天帝釋耳。」雉曰：「今天帝釋有大福力，無欲不遂，救災拯難，若指諸掌，反誥無功，其咎安在？猛火方熾，無得多言！」尋復奮飛，往趣流水。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，火滅煙消，生類全命，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。

2．救生鹿本生故事

雉救火側不遠，有窣堵波，是如來修菩薩行時，為鹿救生之處。及往古昔，此有大林，火炎中野，飛走窮窘，前有駃流之厄，後困猛火之難，莫不沈溺，喪棄身命。其鹿惻隱，身據橫流，穿皮斷骨，自強拯溺。蹇兔後至，忍疲苦而濟之。筋力既竭，溺水而死。諸天收骸，起窣堵波。

3．善賢證果處

鹿拯溺西不遠，有窣堵波，是蘇跋陁羅〈(唐言善賢。舊曰須跋陁羅，訛也。)〉入寂滅之處。善賢者，本梵志師也，年百二十，耆舊多智。聞佛寂滅，至雙樹間，問阿難曰：「佛世尊將寂滅，我懷疑滯，願欲請問。」阿難曰：「佛將涅槃，幸無擾也。」曰：「吾聞佛世難遇，正法難聞，我有深疑，恐無所請。」善賢遂入，先問佛言：「有諸別眾，

自稱為師，各有異法，垂訓導俗，喬答摩〈(舊曰瞿曇，訛略也。)〉能盡知耶？」佛言：「吾悉深究。」乃為演說。善賢聞已，心淨信解，求入法中，受具足戒。如來告曰：「汝豈能耶？外道異學修梵行者，當試四歲，觀其行，察其性，威儀寂靜，辭語誠實，則可於我法中淨修梵行。在人行耳，斯何難哉！」善賢曰：「世尊悲湣，含濟無私，四歲試學，三業方順。」佛言：「我先已說，在人行耳！」於是善賢出家，即受具戒，勤勵修習，身心勇猛。已而於法無疑，自身作證。夜分未久，果證羅漢，諸漏已盡，梵行已立。不忍見佛入大涅槃，即於眾中入火界定，現神通事，而先寂滅。是為如來最後弟子，乃先滅度，即昔後渡蹇兔是也。

4．執金剛躄地處

善賢寂滅側，有窣堵波，是執金剛躄地之處。大悲世尊隨機利見，化功已畢，入寂滅樂，於雙樹間北首而臥。執金剛神密跡力士見佛滅度，悲慟唱言：「如來舍我入大涅槃，無歸依，無覆護。」毒箭深入，愁火熾盛，舍金剛杵，悶絕躄地。久而又起，悲哀戀慕，互相謂曰：「生死大海，誰作舟楫？無明長夜，誰為燈炬？」

5．釋迦寂滅諸神異傳說

金剛躄地側，有窣堵波，是如來寂滅已七日供養之處。如來之將寂滅也，光明普照，人天畢會，莫不悲感，更相謂曰：「大覺世尊今將寂滅，眾生福盡，世間無依。」如來右脅臥師子床，告諸大眾：「勿謂如來畢竟寂滅，法身常住，離諸變易，當棄懈怠，早求解脫。」諸苾芻等噓唏悲慟。時阿泥　　〈(戶骨反。)〉陁〈(舊曰阿那律，訛也。)〉告諸苾芻：「止，止，勿悲！諸天譏怪。」時末羅眾供養已訖，欲舉金棺，詣涅疊般那所。時阿泥　　陁告言：「且止！諸天欲留七日供養。」於是天眾持妙天花，遊虛空，贊聖德，各竭誠心，共興供養。

停棺側有窣堵波，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。如來寂滅，棺殮已畢，時阿泥　　陁上升天宮，告摩耶夫人曰：「大聖法王今已寂滅。」摩耶聞已，悲哽悶絕，與諸天眾至雙樹間，見僧伽胝、缽及錫杖，拊之號慟，絕而復聲曰：「人天福盡，世間眼滅！今此諸物，空無有主。」如來聖力，金棺自開，放光明，合掌坐，慰問慈母：「遠來下降，諸行法爾，願勿深悲。」阿難銜哀而請佛曰：「後世問我，將何以對？」曰：「佛已涅槃，慈母摩耶自天宮降，至雙樹間，如來為諸不孝眾生，從金棺起，合掌說法。」

城北渡河三百餘步，有窣堵波，是如來焚身之處。地今黃黑，土雜灰炭，至誠求請，或得舍利。如來寂滅，人天悲感，七寶為棺，千氎纏身，設香花，建幡蓋，末羅之眾奉輿發引，前後導從，北渡金河，盛滿香油，積多香木，縱火以焚，二氎不燒，一極襯身，一最覆外。為諸眾生分散舍利，惟有髮、爪儼然無損。

焚身側有窣堵波，如來為大迦葉波現雙足處。如來金棺已下，香木已積，火燒不然，眾咸驚駭，阿泥　　陁言：「待迦葉波耳。」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山林來，至拘屍城，問阿難曰：「世尊之身，可得見耶？」阿難曰：「千氎纏絡，重棺周殮，香木已積，即事焚燒。」是時佛於棺內為出雙足，輪相之上，見有異色。問阿難曰：「何以有此？」曰：「佛初涅槃，人天悲慟，眾淚迸染，致斯異色。」迦葉波作禮，旋繞興贊，香木自然，大火熾盛。故如來寂滅，三從棺出：初出臂，問阿難治路；次起坐，為母說法；後現雙足，示大迦葉波。

6．八王分舍利傳說

現足側有窣堵波，無憂王所建也，是八王分舍利處。前建石柱，刻記其事。佛入涅槃後，涅疊般那已，諸八國王備四兵至，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屍力士曰：「天人導師，此國寂滅，故自遠來，請分舍利。」力士曰：「如來降尊，即斯下土，滅世間明導，喪眾生慈父。如來舍利，自當供養，徒疲道路，終無得獲。」時諸大王遜辭以求，既不相允，重謂之曰：「禮請不從，兵威非遠。」直性婆羅門揚言曰：「念哉！大悲世尊忍修福善，彌歷曠劫，想所具聞。今欲相淩，此非宜也。今舍利在此，當均八分，各得供養，何至興兵？」諸力士依其言，即時均量，欲作八分。帝釋謂諸王曰：「天當有分，勿持力競。」阿那婆答多龍王、文鄰龍王、醫那缽呾羅龍王復作是議：「無遺我曹，若以力者，眾非敵矣。」直性婆羅門曰：「勿喧諍也，宜共分之。」即作三分，一諸天，二龍眾，三留人間，八國重分。天、龍、人王，莫不悲感。

三、大邑聚及羅怙羅神亦傳說

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，至大邑聚。有婆羅門，豪右巨富，確乎不雜，學究五明，崇敬三寶。接其居側，建立僧坊，窮諸資用，備盡珍飾。或有眾僧往來中路。殷勤請留，罄心供養，或止一宿，乃至七日。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法，眾僧絕侶，歲月驟淹，而婆羅門每懷懇惻。經行之次，見一沙門，龐眉皓髮，杖錫而來。婆羅門馳往迎逆，問所從至，請入僧坊，備諸供養，旦以淳乳，煮粥進焉。沙門受已，才一嚫齒，便即置缽，沈

吟長息。婆羅門持食，跪而問曰：「大德惠利隨緣，幸見臨顧，為夕不安耶？為粥不味乎？」沙門潛然告曰：「吾悲眾生福祐漸薄，斯言且置，食已方說。」沙門食訖，攝衣即路。婆羅門曰：「向許有說，今何無言？」沙門告曰：「吾非忘也，談不容易，事或致疑。必欲得聞，今當略說。吾向所嘆，非薄汝粥。自數百年，不嘗此味。昔如來在世，我時預從，在王舍城竹林精舍，俯清流而滌器，或以澡豆，或以盥沐。嗟乎！今之純乳，不及古之淡水，此乃人天福減使之然也。」婆羅門曰：「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？」沙門曰：「然。汝豈不聞佛子羅怙羅者，我身是也。為護正法，未入寂滅。」說是語已，忽然不見。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，塗香灑掃，像設肅然，其敬如在。

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，至婆羅疐〈(女黠反。)〉斯國〈(舊曰波羅奈國，訛也。中印度境)〉。